

梅格雷探案



梅格雷 与夏尔先生

[比] 西默农著 • 占 云译





2 032 3951 1

梅格雷探案

梅格雷 与夏尔先生

[比] 西默农著 • 占 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MAIGRET ET M.CHARLES

根据法国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梅格雷与夏尔先生

[比] 西默农 著

占 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96,00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3,900 册(内赠面本 9,200 册)

ISBN7-5327-0046-1/I021 书号: 10188·747

普通本定价: 1.00元 塑面本定价: 1.30元

第 一 章

三月份的一天，春寒料峭，梅格雷探长坐在一缕没有什么热气的阳光里面，手里在玩弄着。他不是象在孩提时代那样玩积木，而是在玩几只烟斗。

他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五六只烟斗；每次要装烟斗时，他总是根据他当时的情绪仔细地挑选一只。

他目光模糊，背也有点儿弯了。他刚才为自己的警察生涯的余年作了决定。他并不后悔，可是还有点儿伤感。

他不由自主地在一张吸墨水纸上排列着那些烟斗，排成一个几何图形或是模拟某种动物的形象，神情非常严肃。

办公桌右首堆着当天早上送来的信件，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碰它们。

今天早晨将近九点钟他来到司法警察局时，他看到有一张巴黎警察总局局长的召见通知书，

这种事是不常有的，他便往法院大街走去，一面在寻思总局局长召见他会有什么事。

总局局长马上便接见了，他，满脸堆笑，非常亲切。

“您猜不出我为什么要见您吧？”

“我承认我猜不出。”

“请坐，请吸您的烟斗。”

总局局长年纪还轻，不到四十岁，名牌学校出身。他风度翩翩，甚至有点儿过分漂亮了。

“司法警察局局长在他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十二个年头，下个月他要退休了，这您大概不会不知道吧……昨天我和内务部长讨论了由谁来继承他工作的问题，后来我们一致同意把这个职务奉献给您……”

总局局长肯定在期待着他的对话者的脸上将露出的喜悦的表情。

可是出乎意料，梅格雷的脸色阴沉下来了。

“这是命令吗？”他问道，语气几乎象是在抱怨。

“当然不是。可是您应该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提升，是司法警察局里的任何一个雇员所能希望的最了不起的提升……”

“我知道。可是我宁愿还是做我的刑事侦缉队的队长。我请求您别把我的答复往坏处想。我干警察这行已经四十年了。要我在办公室里消磨日

子，研究档案，处理一些多少是行政上的问题，我也许会受不了的……”

总局局长感到很奇怪。

“您不以为您要花些时间考虑考虑，等过几天再回答我吗？也许您可以和您的太太商量商量？”

“她会理解我的。”

“我也理解您，因此，我也不想勉强了……”

可是他脸上还是流露出了近乎气恼的神色。他说理解，实际上并不理解。梅格雷需要在侦查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交往接触；人们经常责备他不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积极参加，去做一些习惯上应该由他手下的探员去完成的任务。

他漫不经心地在摆弄着那些烟斗，最后把烟斗排列成象一只鹤的形象。

阳光在窗户上闪烁。总局局长刚才送他到门口，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不过梅格雷知道，上级机关对他将不会有好印象。

他慢慢地点燃起一只烟斗，一小口一小口地吸着。

刚才他在几分钟里决定了他的未来，虽说这个未来并不太长，因为三年以后，他们就要请他退休了。至少，该死的，这三年时间，他们可以让他安静地度过了。

他需要避开他的办公室，需要呼吸户外的空

气，需要在每一次侦查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人。他需要那些酒吧间，他经常要坐在那些锡皮面柜台面前等待着什么，一面根据当时情况喝半升啤酒或是一杯苹果烧酒。

他需要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厌其烦地和一个坚不吐实的嫌疑犯周旋；有时候，经过几个小时的较量，会得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招供。

他感到脑子里很乱。他怕他的上司考虑以后，会用某种方式来强迫他接受这个任命。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即使是一根元帅的权杖也罢。

他注视着那几只他有时候象棋子一样在移动着位置的烟斗。突然他听到有人在他办公室和探员办公室之间的那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不禁吓了一跳。

没等到他的回答，探员拉波安特便走了进来。

“请原谅，头儿，我打扰了您……”

“说哪儿话，你根本没有打扰我……”

拉波安特进司法警察局工作已经快十年了，大家习惯上还是叫他小拉波安特。他进局里来的时候是个瘦高个，后来，他稍许胖了些。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可是别人还是叫他小拉波安特，有几个人还称他为“梅格雷的宠儿”。

“在我办公室里有一个女人，她一定要当面见

您。她什么也不愿意对我说。她直撅撅地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神气。”

这种事是经常有的。有些人，为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坚持要见他本人；一般来说，是很难使她们改变主意的。甚至还有些人，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打听到他家庭地址的，来到里夏尔-勒诺瓦尔大街来按他家的门铃。

“她告诉你姓名了吗？”

“这是她的名片。”

萨班-勒韦斯克太太

圣日耳曼大街 207 号乙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怪，”拉波安特说，“她的眼睛直勾勾的，嘴唇的右角往下一阵阵抽搐。她的手套没有除下，可是看得出她的手指老是在收缩。”

“让她进来，你留在这儿。把你的速记本拿来，见机行事。”

梅格雷瞧瞧他的烟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休息结束了。

那个女人进来的时候，他站起来说：

“请坐，太太……”

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

“您就是梅格雷探长吗？”

“是的。”

“在我的想象中，您还要胖一些。”

她穿着一件皮大衣，戴一顶和她大衣相配的窄边软帽。是水貂皮的吗？梅格雷对此是个外行，因为一个警察局探长的妻子一般对兔子皮已经满足了，最多也不过能穿上麝鼠皮或者海狸皮。

萨班-勒韦斯克太太的眼睛在办公室里慢慢地转了一圈，就好象她要开一份财产清单一样；看到拉波安特带着他的簿子和铅笔坐到办公室的尽头去时，她问道：

“这个年轻人也要留在这儿吗？”

“是的。”

“他要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吗？”

“这是规矩。”

她的脸阴沉下来了，她的手指在她的鳄鱼皮手提包上微微颤抖。

“我原以为可以和您私下谈谈呢。”

梅格雷没有回答。他凝视着他的来访者；和拉波安特一样，他觉得她多少有点儿怪。有时候她的眼睛紧盯着对话者，使人感到难受；有时候却茫然，仿佛心不在焉。

“我想您大概知道我是谁了，是吗？”

“我在您的名片上看到了您的姓名。”

“您知道我丈夫是谁吗？”

“当然和您是同姓罗。”

“他是巴黎最有名的公证人之一。”

老是这样的抽搐，唇角向下微微的颤抖。她似乎很难保持冷静。

“请讲下去。”

“他失踪了。”

“如果是失踪，您就不必对我讲。有一个专门处理失踪的机构。”

她露出一个并非表示高兴的讥讽的微笑，不屑作答。

很难看出她有多大年纪。她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最多四十五岁吧；可是她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下眼皮有些浮肿。

“您来这儿之前喝过酒吗？”梅格雷突然问道。

“您对这感兴趣吗？”

“是的，是您坚持要见我的，是吗？您应该预料到我会有一些您肯定认为是不合适的问题要向您提出。”

“我原来以为您不是这样的，以为您更能了解别人。”

“就因为我想求得了解，我需要知道某些事情。”

“我喝过两杯白兰地，为了壮壮胆。”

“只喝了两杯？”

她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您丈夫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一个月左右。二月十八日失踪的，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

“他曾说过要去旅行吗？”

“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

“而您一直到现在才来报告他的失踪？”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什么？”

“几天不见他的踪影，我已经习惯了。”

“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吗？”

“有好几年了。我们婚后不久，他就经常这样几天不归，那是在十五年以前开始的。”

“他每次这样出远门，都没有告诉您是什么原因吗？”

“我想他并没有出远门。”

“我不懂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还是在巴黎，或是在巴黎近郊。”

“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头几次，我曾派一个私人侦探去跟踪他。后来因为发现他老是这么一回事，我就不去管他了。”

她讲话时不太自然，说明她决不止喝了两杯

白兰地。同样也不是为了壮胆她才喝的白兰地；因为从她憔悴的脸色，从她要保持常态而受到的痛苦来看，都说明她经常酗酒。

“我在等您告诉我一些详细情况。”

“我丈夫就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一遇到他喜欢的女人便想和她一起过几天。到现在为止，他最长的风流艳史——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历时两个星期。”

“您大概不会对我说，这些女人都是他在路上捡来的吧？”

“相差无几。一般来说，都是在酒吧间或者夜总会里遇到的。”

“他一个人出去吗？”

“始终如此。”

“他从来不带您一起出去吗？”

“我们早已彼此不闻不问了。”

“可是，现在您不是感到担心了吗？”

“那是为他。”

“您不担心吗？”

她眼里流露出一种挑衅的强硬神色。

“不。”

“您不再爱他了？”

“不。”

“他呢？”

“更说不上。”

“可是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的嘛。”

“我们那个套间很大。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

拉波安特在速记，脸上始终流露出惊奇的神色。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请您找到他。”

“过去您从来也没有感到过担心吗？”

“一个月，太长了。他什么也没有带走，连一只小箱子，连替换的内衣也没有带走，汽车也一辆没有开走。”

“你们有好几辆汽车吗？”

“两辆。一辆‘邦特莱’，是他经常使用的；另一辆‘菲亚特’，多少是为我保留着的。”

“您自己开车吗？”

“司机开，他叫维托里奥，我出去时由他开车。”

“您经常出去吗？”

“几乎每天下午都出去。”

“去会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梅格雷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如此尖刻、如此别扭的女人。

“您去逛商店吗？”

“我看见商店就生气。”

“您是到布洛涅森林或者别处去散步吗？”

“我去电影院。”

“每天都去吗？”

“差不多，只要我不觉得太累。”

就象那些吸毒者一样，有一个需要用鞭子抽一下的时刻；这个时刻现在来到了。可以感觉到，为了得到一杯白兰地，她可以不惜代价，可是探长不能给她，虽然在他的柜子里的确有一瓶以备不时之需的白兰地。他有点儿怜悯她。

“我想把这件事搞清楚，萨班太太。”

“萨班-勒韦斯克太太。”她纠正说。

“悉听尊便。您丈夫经常出走，时间有长有短，是吗？”

“从来没有——”

“您已经对我——”

“我有一个预感——”

“什么预感？”

“我怕遇到什么——”

“您这样想有什么根据吗？”

“没有，预感不需要有什么根据。”

“您的丈夫，据您说，是一位很有名的 公 证 人。”

“就算他的事务所是很有名的吧，当事人都是巴黎的头面人物。”

“那么他怎么能经常不露面呢？”

“热拉尔其实并不太象一个公证人，他从他父亲手里接下了事务所，可是真正管事的是他的首席秘书……”

“我觉得您好象累了？”

“我始终觉得累，我身体不好。”

“您丈夫呢？”

“他四十八岁，身体壮得象个年轻人。”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话，也许在酒吧间里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是这么想的。”

梅格雷陷入了沉思。他觉得他的问题似乎提得不在点子上，他得到的回答什么也解决不了。

有一会儿，他在寻思他面对的是不是一个疯子，至少是个患神经官能症的。他办公室里来过一些这样的人，其中大部分人都使他堕入了迷雾。

她讲的话似乎很正常，很合乎情理；可是又使人觉得这些话和事实有距离。

“您认为他身边带了很多钱吗？”

“据我所知，他总是使用支票簿。”

“您对首席秘书讲过这些事吗？”

“我和他互不交谈。”

“为什么？”

“因为大约在三年以前，我丈夫就不让我上他们的办公室去了。”

“他总有什么原因吧？”

“我一无所知。”

“您和首席秘书关系不好，可是您总认识他吧？”

“他叫勒居勒尔，他总是恶毒地打量我。”

“您公公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事务所了吗？”

“他是二十二岁进事务所的。”

“也许他对您丈夫的去向还比较清楚一些？”

“有可能。可是，如果我去问他，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的……”

又是这种抽搐，梅格雷终于受不住了。他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盘问对他的来访者来说是一种苦刑。不过她为什么要来呢？

“您是根据什么奩产制嫁给他的？”

“根据夫妻财产分有制。”

“您有个人财产吗？”

“没有。”

“不论您要花多少钱，您丈夫都能全部满足您吗？”

“是的，对他来说，钱算不了什么。我不能保证，可是我想他是相当有钱的。”

梅格雷提了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他东寻西找，可是一直到现在，他还什么也没有找到。

“请听我说。您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您允许，今天下午我到您家里来看您……”

“随您的便。”

她还没有站起来，继续在摆弄她的手提包。

“您对我是怎么想的？”最后她问道，声音愈加低沉了。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

“您觉得我这个人难以理解，是吗？”

“那也未必。”

“在中学里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觉得我不可捉摸，因此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女朋友。”

“不过您还是很聪明的。”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她微微一笑，伴随着的是她嘴唇的颤动。

“对我来说，聪明也没有用。”

“您从来也没有幸福过吗？”

“从来没有，我不知道‘幸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她指指一直在速记的拉波安特。

“把这些话记下来其实是不必要的。有人在速